



## 从填空题到证明题

□文/图 廖天元

有晚和朋友小聚,席间有人轻叹:“人生一辈子都是在做题,却没有正确答案。”我愣了一下,越想越觉得有几分道理。

人生是从做填空题开始的。

那天看到朋友的六岁女儿写作业,题目是:“春天来了,花儿\_\_\_\_\_”她歪着头想了想,一笔一画填上“开了”。父亲给她打了个红勾,她高兴得举起本子满屋跑。我拿过来看,那个“开”字写得不算工整,却透着一种笃定。当然,这横线上还可以写“红了”,只不过孩子想不到那么多,她的世界简单,像春日的阳光,明亮而温暖。

后来,我们做的是选择题。

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师范生,我们的选择不多,大多是回到乡下站上三尺讲台。如今的年轻人不同,大学毕业时,马上就会面临复杂而痛苦的抉择:考研还是就业?北漂还是还乡?无数人踌躇、权衡、焦虑,最终选择了一个,却在多年后的夜深人静时会想:如果当初选择了另一个,人生会不会不同?

人生有许多事,不是想明白了才去做,而是做了才会明白。柏拉图说,人生最遗憾的,莫过于轻易放弃了不该放弃的,固执坚持了不该坚持的。可问题是,谁能在选择的那一刻,就知道什么该放弃、什么该坚持呢?

再后来,我们开始做应用题。

应用题和前面两种题不同。填空题有空格提示,选择题有选项罗列,而应用题——它只给你一段生活场景的描述,条件隐含其中,甚至有些条件是矛盾的。你得自己读题,自己找条件,然后在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,硬着头皮列出一个“解”来。

有位朋友,四十岁出头,在一家私企做中层。上个月约他吃饭,他迟到了半小时,进门就道歉:“妈住院了,刚从医院赶过来。”坐下来没吃几口,手机又响了,是女儿的班主任。他侧过身压低声音:“老师,我明天来。”挂了电话,他愣了

几秒,然后端起酒杯,一饮而尽。

“房贷四千元,孩子的补习费两千,妈那边……”他掰着手指算,就像是在做一道怎么也解不完的题。算着算着,不说话了。

我没有接话。这些题,谁也没法绕开。

它就是应用题的样子。从来不问你“1+1等于几”,只给你一堆纠缠在一起的条件:老人的健康、孩子的学业、工作的压力、口袋里有限的钱……你得在这些条件里,找到一个当下能走得通的“解”。这个“解”必然不会完美——亲妈可能住不上舒适的病房,孩子可能上不了合适的补习班,你几头跑来跑去,必定累得一片茫然。

我们的应对之道,从来不是“找到最优解”,而是在约束条件下持续求解,持续本身就是目的。今天解出来了,明天条件变了,那就重新列式重新计算。

最难的是证明题。

证明“我”值得被爱,证明存在的意义。这道题最难解。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“我是谁,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”。这道题甚至没有出题人——出题人就是你自己。

我们很像西西弗斯,那个被诸神惩罚的人,日复一日推石上山,石头滚下,再推,再滚下。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,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但如果阐释不出这个过程的意义,内心一定会痛苦无比。可证明给谁看?你吗?有人说,万物因对立而存在,因矛盾而发展,换句话说“我”是因“你”而存在,“我”为了“你”而拼搏。可是这个“你”到底是谁,又在哪里?

幸好人生试题的阅卷人最终还是自己,于是答案的正确与否就成了主观判断。只是在这场考试里,无数道题目本身塑造了我们:填空题教会我们规矩,选择题教会我们取舍,应用题教会我们坚韧,证明题教会我们自省。这些题就像一把刻刀,一刀一刀,把我们混沌雕刻成现在的模样。

又有好几周没有见着父亲了,周末又不想煮饭,于是给父亲打电话说,我要去他家蹭饭,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推开父亲家的门时,他正佝偻着背在厨房忙活。他将洗好的菜——连同一些发黄的叶子一点一点地抓进盆里,动作迟缓、笨拙。菜板上放着已经煮好的猪肉和香肠。待洗完菜,猪肉和香肠也不再烫手,他便切了起来。他切肉倒是很麻利,我刚去客厅喝了口水回来,猪肉和香肠都已经切好了,每一块猪肉比小孩的巴掌还厚实、粗大,每片香肠也起码有两寸长,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他切菜从来不讲究形色,怎么顺手就怎么来,烙的饼像铁饼一样,又大又硬,如果带上战场当作武器,准能把敌人的脑袋砸个窟窿。他炒菜,常常不是炒糊,就是炒得软烂。有一次,我将他烧的汤晒到朋友圈,有位朋友说,那分明是一钵洗碗水。

父亲洗好菜后,一只手拿着菜刀,另一只手捂住菜板上的肥肉,“咚”的一声丢进锅里,然后转身抓了两把叶子菜放进锅里。他真会发明,居然用叶子菜炒肥肉!水汪汪的一锅,等我反应过来,他已经翻炒了好几下。我想制止他,已来不及了,只好苦笑。

做事简单粗暴、潦草,是父亲的一贯作风,他干农活也同样延续着这股蛮劲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家也有不少包产地,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,农活只能在放学后抽空火急火燎地干。放学后,他和母亲总是在山坡上干到月亮高挂。因为是摸黑赶的活,所以地里会有很多杂草,晒干装进仓的粮食里也有很多灰尘甚至草屑。父亲说:“潦潦草草,仓都装不到;下下细细,吃个狗屁。”我们家请人修建新房后,谷子不够吃,向大爷家借,大爷和大娘嘴上不好说什么,心里却老大不愿意。

父亲擅长维修电器,还会拍照洗照片。因为这手艺,有一年县教育局调他去县电教馆,被他婉言谢绝了;后来区文教办又伸出橄榄枝,叫他去搞勤工俭学,又被他找借口推了。一分钱不花就调进县城或镇上,工作一段时间被提拔为领导也是很容易的事,别人想还没机会呢,可就被他这样白白葬送了。我们都埋怨父亲目光短浅,可他却振振有词,说母亲身体不好,不仅要经常回家照顾,还要干农活和家务。如果调远了,回家不方便,要养活一家人,又要供我们姊妹仨读书,他和母亲那点工资怎么够。前途和家庭,他毅然选择了后者。

我老家方圆几里的乡邻都知道父亲的手艺,也觉得收费合

理,因此周末总有人将收录机、电视机、电风扇等家用电器背到我家来维修。父亲将这些电器摆放在饭桌上,掏出五脏六腑,反复调试、检查。有时遇到疑难故障,要检查好几个小时,甚至通宵达旦。有好几次,我半夜醒来,还看见父亲拿着电笔、万用表或电烙铁,或拿着图纸和实物反复对照线路,或拿着厚厚的资料查阅。无论耗时多久,只要不更换零件,父亲便不收钱,他说就当是练手艺。有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亲戚,父亲不仅不收他们的钱,反而还用好酒好菜招待他们。

其实,父亲在某些方面好像不怎么“笨拙”。他初中毕业后,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军事院校。那年,他才15岁。在部队参加无线电班培训后,通过严格选拔,他进入通讯组成了一名优秀的发报员。他记性好,反应快,发电报和翻译电报又快又准。后来退役回地方上班,他成了本乡的一名初中物理教师。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,注重课堂质量,但从不搞题海战术,每次期末或升学考试,他所教班级的物理成绩总能登上全区的宝座。

父亲还抽空自学了二胡、风琴、口琴、笛子等乐器,还写得一手好字,也喜欢绘画。他将很多古诗词用毛笔写好,配上一些好看的画装饰,张贴在我们卧室的墙上或床头,让我们一睁眼就能看见。所以,我们小时候就能背诵很多古诗词。父亲空闲时,还会教我们练字、绘画,或在他的乐声中跳舞。我们至今都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,或在某些方面还有点擅长,都应该归功于父亲对我们的早期启蒙。

“喝点酒吧!”父亲蹒跚着将饭菜摆上桌,又倒满一杯酒推到我面前。明知我不爱喝酒,他却总像对待老友般劝着。我举起酒杯,与他轻轻一碰。他笑了起来,脸上的皱纹更深了,就像那些他修了几十年的电器里蜿蜒的线路。

我夹起一块水汪汪的回锅肉,慢慢品尝,忽然觉得并不难吃,软糯中居然还有些回甜。我忽然明白——父亲并不笨拙,他只是把人生所有的计算,都焊在了这个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里。

## 我的「笨拙」父亲

□涂朝晖